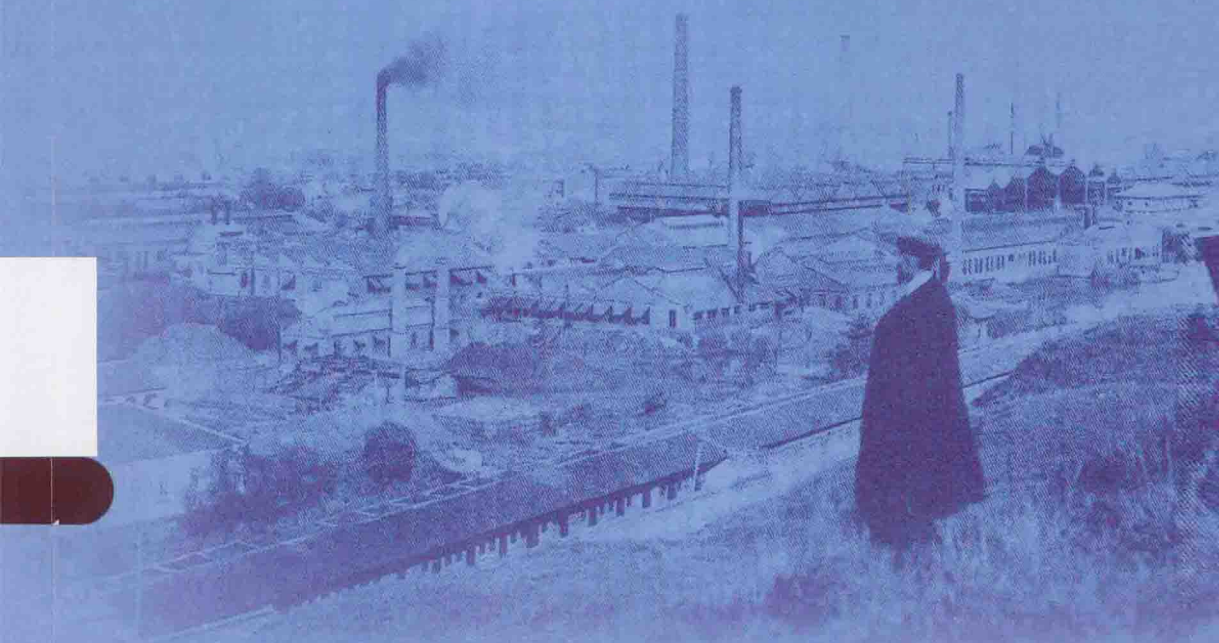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历史小说《钢铁三部曲》第一季

大国烟云

胡燕怀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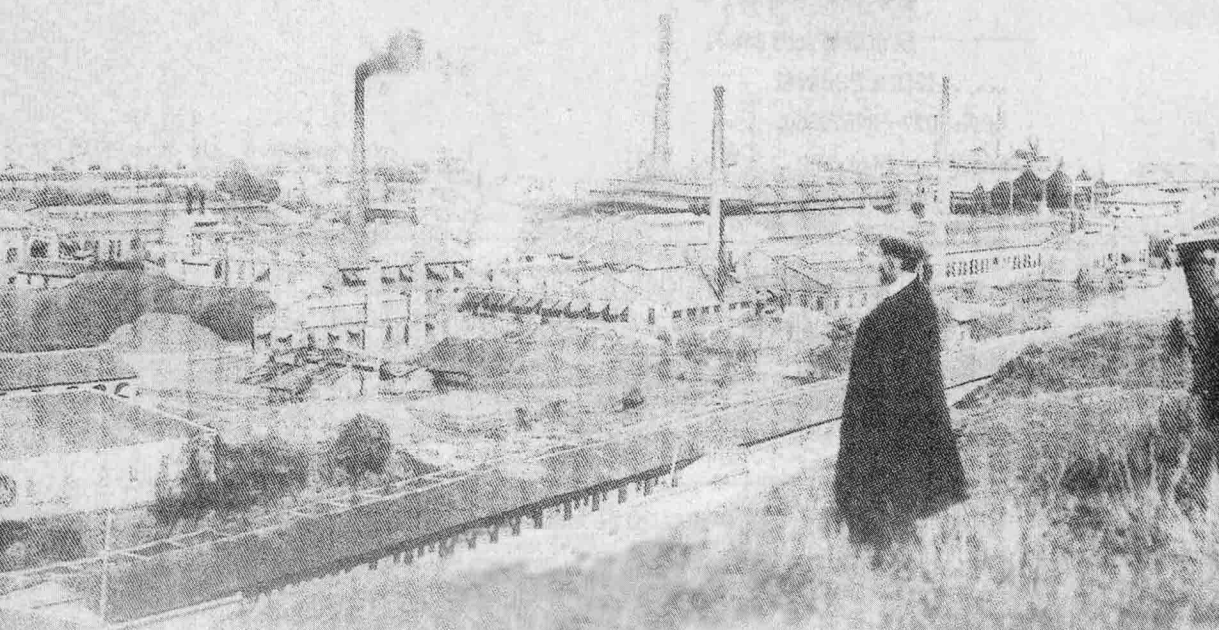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《钢铁三部曲》第一季

大国烟云

胡燕怀◎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国烟云 / 胡燕怀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4

(钢铁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54-6914-4

I. 大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7771 号

责任编辑: 吴 双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立志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印张: 26.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75 千字

定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第 一 章	两路之争 / 001
第 二 章	从广州到上海 / 029
第 三 章	武昌城的岁尾年头 / 054
第 四 章	风起于青萍之末 / 079
第 五 章	寡妇桥风波 / 106
第 六 章	柳暗花明是汉阳 / 130
第 七 章	红颜与阴谋 / 153
第 八 章	狼争虎夺 / 178
第 九 章	釜底抽薪 / 203
第 十 章	无米之炊 / 225
第十一章	黄鹤楼上看翻船 / 250
第十二章	一山不容二虎 / 274
第十三章	大 参 案 / 298
第十四章	白 乌 鸦 / 324
第十五章	生不逢时 / 349
第十六章	官督商办 / 363
第十七章	戊 戌 年 / 382
第十八章	京汉大铁路 / 401

第一章 两路之争

若干年后李鸿章才明白，他晚年的人生下坡路其实并非始于甲午战败，而是从五年前的那个夜晚——准确地说是从那个清晨——就已经开始了。

这是清光绪十五年（公元1889年）夏末秋初的一天清晨，丑牌时分。古老帝国的一个极为普通的清晨，和以往任何时候没有两样：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日出而作的人们此时梦正酣；过去的战争已经过去，未来的战争还未到来，没有枪炮声的袭扰，广袤的大地上只有偶尔的婴啼，偶尔的鸡鸣狗吠，只有在南方的大江大河和海岸边夜航驶过的火轮船，偶尔发出的一两声汽笛嘶鸣。古老的泱泱大国悄无声息，沉浸在一片宁静平和的睡梦中。

在这样的一个清晨，在位于北京东城冰盏胡同贤良寺的西跨院里，有一位老人已经早早地起床。早起是他青年时代养成的习惯。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，还在他人参曾国藩幕府的时候，“鸡鸣听鼓，丑牌入值”就成为常例。此时他刚刚沐浴完毕，身着白色的府绸便装褂裤，惬意地斜靠在一把明式黄花梨木圈椅里，闭目养神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熏香了。沐浴和熏香，这是官员们在觐见皇帝之前，必不可少的一道功课。这种习俗起于何时已不可考，但明清官场此风之盛之讲究，超过以往历朝历代。大臣们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秽，带着满身的馨香去面君，这不仅是对天颜的敬畏和尊重，恐怕也是缓解自身内心紧张的一种需要。这位老人等会儿也要去觐见皇帝了——准确地说不仅仅是皇帝，还有那个拥有至高无上国家权力的老妇人。

房门推开，小妾丁香蹑手蹑脚地走进来。她的身后跟着两个丫鬟，每人都端着一只一模一样的熏香炉，放在老人身边，分别点上檀香，盖上炉

盖，掩上门窗。然后她们一起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。

现在，屋子里只剩下李鸿章一个人了。

一缕缕淡淡的幽香，从镂空的熏香炉里飘散出来，如兰如芷，沁人心脾，不一会儿就弥漫了整个房间。这是专门从南洋进口的马来亚盘龙檀香，用上等香料制成，是熏香中的极品。这种马来亚檀香，不仅香味要比两广、云南一带出产的国产檀香香味纯正，而且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香味保留时间长，不用担心还未面见天颜就已香味散失殆尽。两只熏香炉都器形硕大，炉盖呈尖顶的走兽盘绕状，一看就知道是西汉的铜鎏金博山炉。这是光绪八年李鸿章六十大寿时，时任中国电报总局督办的直隶候補道员盛宣怀送给他的寿礼。从同治初年开始，李鸿章这后半辈子按理说已经无数次地觐见过皇帝和皇太后了，但他在沐浴和熏香上依然还是勤谨小心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老年人晚上脑子有些不太好使，所以他昨天晚上索性睡得很早，也睡得很踏实，子时末牌时分起床，洗了个热水澡，接着熏香，这会儿顿觉神清气爽，思维敏捷。

屋子里香气浓郁，四周万籁俱寂，只有远处传来钟鼓楼上的报更声。李鸿章正好趁着这清晨短暂的闲静时光，把等会要面圣的话又从头至尾梳理了一遍。

直隶总督、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这次奉召进京，皆因铁路而起。光绪十四年（公元1888年）北洋水师建成，这支号称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，雄踞东方，给国人脆弱的心理仿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。李鸿章看准时机，着眼于未来战争的需要，向朝廷上奏，提出修筑自天津至通州的津通铁路，以此作为北洋水师的后勤补给线，“广为后援，以应兵事”。朝廷广开言路，让各地督抚附议，从而挑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二次铁路大论战。以台湾巡抚刘铭传为首的淮系大员群起呼应，给予声援，甚至连湘军老将、两江总督刘坤一都表示了赞同。李鸿章很看重洋务派中的后起之秀、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，曾致专电希望他能“附议”津通路。让李鸿章意料不到的是，张之洞另辟蹊径，避而不谈津通路，却向朝廷提出了修筑自卢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的主张。于是这才有了朝廷的谕旨召对，有了南北两位总督的专程进京。

平心而论，李鸿章对张之洞的芦汉路之议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，他对“两路之争”充满着必胜的信心。他有足够的把握利用这次进京的机会说

服枢廷，促成津通路。奏折上的理由已经说得很充分了，临来京前他又通过天津海关税务总司、英国人赫德，找来西方各国军港的资料，比如俄国的敖德萨港，法国的马赛港，英国的卜利茅斯港，德国的汉堡港等，他要用这些具体的事例再次强调一个道理：世界各国的军港，无不以铁路与广大的内陆腹地相连。至于南方的那个向他发起挑战的竞争对手——此时也许还算不上是对手的张之洞，光绪八年才外放山西巡抚，两年前因中法战争才刚刚擢升两广总督，与位高权重，身居疆臣领袖，无论军功、政绩还是资历、声望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中堂李大人相比，张之洞毕竟还是太嫩了。“这个张香涛，仍是当年的清流书生意气，喜出风头，标新立异，好大空言。”这是李鸿章在最初听到张之洞提出的芦汉路的主张后，心里半是生气半是鄙夷地说的一句话。香涛是张之洞的字。

氤氲的烟雾中，盘香已近尾声。一盘马来亚盘香燃完，刚好就是半个时辰。这时候房门轻轻地推开，小妾丁香又准时地走了进来。李鸿章睁开眼睛，站起来，舒展活动了一下腰背，然后站到穿衣镜前，由两个小丫头在他白色的府绸褂裤上直接外套上一品的夏季朝服。小妾丁香在一旁指指点点，抻抻拽拽。

这当儿李鸿章把随同进京的盛宣怀叫进来了，交待他应该去京中的哪些衙门走动走动，拜访一下哪些官员，该打点的打点，还特别交待他不要忘了去见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，托他方便的时候在太后老佛爷面前为津通路说说话。

“杏荪，怎么去见李莲英，你是知道的。”李鸿章说。杏荪是盛宣怀的字。

盛宣怀谦恭地回答：“是，大人，卑职知道。”

李鸿章穿戴整齐，向外走去，边走边问：“张之洞下榻在什么地方？”

盛宣怀说：“打听到了，张香帅下榻在城南宣武门外的一家驿馆里。”

张之洞没有住贤良寺，这是李鸿章没有料到的。这贤良寺实际上并非寺院，它原是雍正朝怡贤亲王的府邸，后来废弃了，朝廷重新修葺把它扩建成了驿馆，相当于是中央招待所。这样的中央招待所在京城里还有好几处，专门招待进京的地方官员。贤良寺因为条件好，更因为它这里离皇宫最近，因而成为了督抚进京下榻的首选。同治初年剿灭太平军、收复南京后，李鸿章第一次跟着他的老师曾国藩进京受封赏，就是下榻在这贤良

寺。从那以后李鸿章每次进京，都住在这里，一直到若干年后他的生命也终结在这里。张之洞没有下榻贤良寺，他似乎并不打算在论战决出胜负前，跟中堂李大人有任何正面的接触。

“……贼娘的，他躲着我！”李鸿章用合肥土话在心里骂了一句。

片刻之后，一辆双轮马车在黎明前静寂的京城街道上缓缓向西行进着。马蹄在碎石的路面上踏出清脆的嗒嗒的声响。时令正当七月末，立秋后已多日，京城的白天暑热尚未大退，但此时却是凉风习习扑面，这让刚刚沐浴熏香过的李鸿章顿觉通体爽透。

马车出了冰盏胡同，横穿金鱼胡同，然后往西一拐，过了王府井，直奔东华门而去。

昨天，长春宫副总管太监谭长庆来贤良寺宣旨，皇上和太后老佛爷今晨召对李鸿章和张之洞，地点在西苑南海的仪鸾殿。慈禧参与召对，这原本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。几个月前光绪“大婚”，慈禧宣布“撤帘归政”。为避免干政之嫌，她还特地作出一个姿态，从长春宫里搬出来，住进了南海仪鸾殿。此时颐和园大修工程刚刚开始，西苑便成了皇太后的临时过渡住所。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有形的帘子撤掉了，但无形的“帘子”依然还在；名为“归政”，实际上朝廷的很多军国大事，包括修铁路这样重大的事情，最终还得是慈禧说了算。谭长庆还带来了慈禧对李鸿章的一道特别“恩旨”：“该大臣年事已高，着毋庸绕行西苑，直接进东华门。”这也就是说，特别恩准他李鸿章乘坐的马车，可以横穿紫禁城直接进入西苑。太后老佛爷的恩宠眷顾，让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心里感到了一阵温暖和些许的得意。他不知道张之洞在听到这道“恩旨”后会作何感想？他还有和他继续竞争下去的勇气吗？

马车到达东华门，谭长庆早已等候在那里。马车进了东华门，穿过协和门，从内金水桥和午门之间向西，过了熙和门，就是西华门了。西华门直通西苑三海，从贤良寺去南海仪鸾殿，这是距离最短的一条捷径。

仪鸾殿在几年前就已经修缮一新，是为慈禧的“退隐”提前作的准备，也是光绪皇帝对母后的一番特别孝心。此时的仪鸾殿里灯火通明，殿前有两排东西相对的平房临时作为朝房，谭长庆把李鸿章领进了东边的一间。

这间实际是李鸿章的专用朝房，面积不大，却收拾得窗明几净，纤尘

不染。屋子里摆着成套的紫檀木家具，地上铺着地毯，墙上挂着字画；桌子上摆着时令的瓜果点心，还有一套精致的景德镇官窑青花茶具。这间朝房是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专为中堂李大人特别布置的，从前本来设在长春宫那边，现在也跟着搬到西苑来了。这些年李鸿章在长春宫的大小太监们身上没少花银子，所以他能享受到别的大臣享受不到的特别待遇。

谭长庆退下去了，李鸿章独自坐在朝房里，等候宣召。

四周一片静寂，只有偶尔的几声秋虫的唧唧声。李鸿章气定神闲，胸有成竹，只等着宣旨太监那一声长长的唱喏了。他忽然又想到了那个张之洞。此时他在哪里？也许就在距他不过咫尺之遥的另一间朝房里，同样也在等候召见？倘若说起李、张两人之间的关系，除了若干年前曾经有过的一次过节外，迄今为止还真说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交往。那次过节发生在光绪初年，当年的张之洞还是品级低微的翰林院教习庶吉士，与京中一帮自命清高的士大夫纠合在一起，批评时政，纠弹权臣，直言无忌，时人号称“清流党”。光绪四年崇厚出使俄国，因丧权辱国受到朝野抨击，李鸿章出面袒护崇厚，因而成为清流党人的众矢之的，文笔犀利的张之洞自然也就成为弹劾李鸿章的急先锋。想不到十年后，他又在铁路问题上出来给李鸿章搅局了。

钟鼓楼上的更声传过来，已交寅牌时分了。夏天天亮得早，东方已经现出了一抹熹微的曙色。李鸿章踱到窗前。门外站着两个手提白纱灯笼，准备等会引路的小太监，他们的窃窃私语声此时清晰地传进李鸿章的耳朵里来。

一个小太监说：“听说两广的张大人也来了？”

另一个小太监说：“是啊，也在那边的朝房里候着呢。”

先前的那个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你说，待会儿皇上和老佛爷召见两位大人，会先召见谁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那得看谁的事急事大，谁在老佛爷心里头的分量重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老佛爷召见大臣，谁先谁后都是有讲究的？”

“当然！”另一个接着说，“你刚进宫，还不懂得这里头的行道。”

“……那你说，这两位大人，谁在老佛爷心里头的分量重？”

“那还用问吗？中堂李大人！”

“这么说，肯定是先召见中堂李大人喽？”

“你信不？不信咱俩打赌！”

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李鸿章微微地笑了。

小太监言犹落地，仪鸾殿那边，宣旨太监尖细如女人般的嗓音蓦然传了过来：“皇太后懿旨：宣两广总督张之洞觐见！——”

“宣两广总督张之洞觐见！——”

紧接着，许多尖细如女人般的嗓音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传唱着重复着同一句话。这声音在黎明前静谧的西苑上空，显得是那样的清晰，明白无误，甚至于还有点儿刺耳。

站在窗前的李鸿章一愣，脸色慢慢地凝重了。

微明的曙色中，跟着两盏白纱灯笼一前一后的引领，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影，步履沉稳地行进在西苑朦胧的疏林幽径中。

趁着这当儿，有必要说说两次铁路大论战。

从同治初年收复南京、太平天国灭亡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这三十年，大清朝获得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。内忧已基本消除，外患除了爆发于南方边境的中法战争外，也基本上可以说河清海晏。洋务派出于居安思危、富国强兵的考虑，洋务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，许多洋务大局都完成于或奠定于这一时期，比如创建新式海军，创建新式学堂，江南制造总局、江南造船厂、开平矿务局、轮船招商局、中国电报总局等一大批洋务企业的建立。史上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为“同光中兴”。作为直接关系富国强兵的铁路建设，不可能不在这时候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

李鸿章是中国铁路建设的最先倡导者和实践者。

同治十三年（公元1873年），李鸿章趁进京叩谒同治皇帝梓宫之机，觐见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、恭亲王奕訢，最早提出了修筑铁路的主张。他的主张仅仅是着眼于兵事：“倘如照西方国家的方法，……有内地火车铁路，屯兵于旁，闻警驰援，可以一日千数百里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。”由于大运河北段淤塞，漕运已被迫绕行海上，所以李鸿章当时提出的首条铁路线，是从淮安的清江浦到北京城，便于南北人货转运。奕訢认为想法很好，并且马上禀报给了两宫皇太后，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第一次倡议受阻，李鸿章感慨万千，但他并不气馁，仍在等待着时机。光绪二年

(公元1876年)七月,英商怡和洋行以修马路为名,擅自修筑从上海至吴淞的铁路。当火车开始运行在上海至江湾路段后,立即遭到了中国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。反对的理由各种各样,普通民众因为火车行驶起来惊天动地,房屋震颤,加之火车压死了人,便视火车为魔鬼怪兽,日夜惊恐万分,纷纷到官府衙门请愿告状。而官员和士大夫更是认为火车不仅扰民,还惊扰地下祖宗陵寝,破坏风水。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下,朝廷被迫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从英商手中赎回铁路。李鸿章是主张收回淞沪铁路,以维护国家主权的。他本想收回铁路后,通过循序渐进的实验,以事实来说服民众和朝中反对派,但不想南洋大臣沈葆楨却将淞沪铁路全线拆毁,铁路器材运往台湾,放置于海湾任其腐烂锈蚀。二十八万两银子,最终却是买回了一堆废铁。李鸿章也曾想过在偏僻的台湾岛上修筑铁路,以事实来说话,但也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。

李鸿章决定要在自己的地盘上,来实践他修筑铁路的梦想了。

光绪五年(公元1879年)开平矿务局建成,李鸿章采用“先斩后奏”的方法,不用官款,由矿局出钱,动工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运煤铁路。两年后该路建成,全长11公里,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。它的设计和技术工作由英国工程师负责,轨距也是采用的英国标准4.85英尺,合1.45米,这种规格后来成为了中国铁路轨距的定制。唐胥铁路的建成,为开平矿务局煤炭外运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道,但这同样引来了朝中顽固派的群起反对。他们的理由无非还是“坏风水”、“惊扰地下祖宗”、“扰民”、“夺民生计”等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,朝廷最终采取了折中的办法:火车可走,但不准用火车头。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怪诞的、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出现了:马拉火车。

在唐胥运煤铁路建成的同时,淮军将领刘铭传在李鸿章授意下,向朝廷递交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》。奏折在分析了周边国家的敌我态势后,明确地提出了“自强之道,练兵、造器固宜次第举行,然其机括,则在于急造铁路。”奏折还同时提出了南北四条铁路干线的设想,其中摆在第一位的,还是当年李鸿章所设想的从清江浦到北京的铁路。此折一出,满朝哗然,顽固派群起反对。内阁学士张家骥指责刘铭传“无事生非”、“莠言乱政”,认为修铁路有“生事”、“扰民”、“夺利”之“三弊”;大学士徐致祥更列出“糜费”、“资敌”等“八害”。李鸿章对上述陈腐观点进行了

抨击反驳，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明确表示了对铁路的支持。但毕竟顽固派占多数，“廷臣谏止者多”，朝廷最终以“着毋庸议”草草地结束了第一次铁路大论战。论战的胜利方毫无疑问是顽固守旧派。李鸿章只好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，同时在自己的辖地上继续建造铁路，将唐胥运煤铁路偷偷延长到芦台，更名为唐芦铁路。

如果说第一次铁路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“要不要修铁路”，那么第二次铁路大论战的核心，就是“如何修铁路”了。

中法战争后情况有所改变。“法、越事起，以运输不便，军事几败。事平，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。”（《清史稿》语）朝廷从而批准了李鸿章修铁路的建议，并增设海军衙门，以醇亲王奕譞任总理大臣，李鸿章任帮办，并将铁路事宜划归海军衙门管理。这一时期李鸿章主要着眼于北洋防务，提出将唐芦铁路“南接到大沽北岸，北接到山海关”，使得这一带驻军能“驰骋援应”。朝廷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，李鸿章将原先设立的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，同时招募商股，官督商办。光绪十四年（公元1888年）九月，在北洋水师建成的同时，津沽铁路全线竣工，加上原来的一段，全长130公里，与北洋水师互为依托，北洋的海防大局已初见规模。这年的冬天，雄心勃勃的李鸿章向醇亲王奕譞提出，从天津到通州一段铁路应“就势接造”，完成他整个北洋防务宏图的最后一笔。于是这才有了津通路之议。

津通路再次引起了朝中顽固守旧派的猛烈攻击，从而拉开了第二次铁路大论战的序幕。这次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内阁学士文治、户部尚书翁同龢、国子监祭酒盛昱、礼部尚书奎润、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、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等人，反对的理由还是旧调重弹，诸如“资敌”、“扰民”、“夺民生计”等。但这次铁路大论战已不同于第一次，津沽铁路已经建成通车，事实胜于雄辩，顽固派虽然人多势众，但其理论都很空泛，论据也不堪一驳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朝廷在上谕中肯定了李鸿章的意见，认为修筑铁路是“自强要第”，“有利于国，无损于民”，让各省督抚就修造津通路的问题发表意见，把论战的核心转移到怎样修铁路和修什么铁路的问题上来。津通铁路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、台湾巡抚刘铭传、江苏巡抚黄彭年为代表的许多督抚的赞同，但两广总督张之洞却避开津通路，向朝廷上奏请修芦汉铁路。张之洞的主张表面上看是不给反对派以口实，避开了津

通路“资敌”之嫌，其实他还另有目的。

两路之争，把张、李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。

现在再让我们回到那个清晨，回到西苑南海。

天色大亮，张之洞面容清晰地走来。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二岁了，矮小的身材，却蓄着一部白雪似的飘飘长髯，后人在《清史稿》中说他“短身巨髯，风仪峻整。”

在两名引路太监的引领下，张之洞走进了仪鸾殿。他整服扶冠，一甩马蹄袖，跪伏在地：“臣张之洞，叩见皇上、圣母皇太后，恭请圣安！”

慈禧望着跪在地上的张之洞，坐在一旁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望着张之洞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慈禧才说：“张之洞，你抬起头来。”

于是张之洞直起上半身，目光平视，微微下垂，不敢面对天颜。

慈禧接着问张之洞是什么时候到京的，走的是旱路还是水路，这一路上是否顺利等等。她的声音里透着随和亲切，像是在拉家常。

张之洞回答说他是昨天才到京的，因为路上乘船有些耽搁。本来六月初他就从广州动身了，乘的是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，到上海后换乘招商局的江轮，不想途中轮机出故障抛了锚，停在长江中好多天。后来到了扬州，再后来又改乘小轮进运河，抵达清江浦登岸，由旱路进京。

慈禧笑了笑，对光绪皇帝说：“你瞧，这修铁路还真有必要吧？”

光绪皇帝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停停，慈禧又说：“张之洞，我记得你是探花出身吧？是哪年点的进士？”

张之洞回答说是同治二年癸亥科。

慈禧说：“对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年殿试，你本是三甲末名，后来还是我亲手把你拔到一甲三名的呢。”

张之洞诚惶诚恐：“臣蒙皇太后、皇上擢拔之恩，铭记在心，从不敢忘。”

慈禧又笑了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没忘就好啊。这人哪，有些事情是该一辈子都记在心里的。”

诚如慈禧所言，当年她对张之洞确有擢拔之恩。

张之洞的科举之途概括起来说少年得意，青年坎坷。他幼时随官任贵州兴义知府的父亲读书，师从父亲的挚友、鸿儒胡林翼，少时即具才名，十二岁中秀才，十五岁应顺天府乡试，中头名举人“解元”。十九岁时入京参加礼部试，不想同年父亲病逝，张之洞不得不回乡守制。两年后守制期满，张之洞赴京参加会试，不料因族兄张之万为考官，循例回避，未能应试。次科又因同一原因继续回避。一直到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二十六岁的张之洞才得以进京应会试，不想又落了榜。第二年的三月，张之洞再次赴京参加会试，榜列第一百四十一名贡士。接下来是最后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：殿试。张之洞的试卷因“不袭故套，指陈时政，直言无隐”而在读卷官中引起争议，多数人认为应该置于三甲之末，惟有大学士宝璽十分赏识，以为奇才，应置二甲第一。双方争议不下，试卷进呈两宫，没想到慈禧索性将张之洞直接拔置到了一甲第三名，中“探花”，赐进士及第；不久引见两宫皇太后，授翰林院编修。两年后庶吉士散馆考试，张之洞又列一等一名。清代翰林，散馆考试关系一生前程，考在一等方能继续留在翰林院；若是分发到六部九卿等衙门以正六品主事任用，官品虽暂时略比翰林院编修、检讨高，实则各部司官众多，论资排辈，升迁极难，没准一辈子就此埋没了。又或者以知县分发到各省任用，则起点太低，也难有大出息。留在翰林院则将来有两条出路可走：如果年年岁考名列前茅，三年大计又在一等，合计满了六年，就可从翰林侍读、侍讲学士一路升到从二品内阁学士；顶不济的也可以授从五品监察御史。当了御史，那就是外放知府、道台的跳板，将来陈臬开藩都可能。张之洞留在了翰林院，他的仕途似乎从此一帆风顺了。谁知第二年翰林大考，张之洞竟发生卷面脱字之误，犯了科考大忌，名列二等之末，从翰林院淘汰出局，被选派出任浙江省乡试副考官。这之后张之洞又出任过湖北、四川两省学政，光绪初年返京后先后出任教习庶吉士，补国子监司业，补授左春坊中允，转司经局洗马等一系列品级低微的官职，既无实责，也无实权。慈禧在科场上擢拔了张之洞后，似乎也把他这个人彻底忘记了。张之洞做着默默无闻的小京官，从同治六年到光绪八年，差不多蹉跎了十余年的光景。

张之洞在政坛上的崛起，缘起于两件事。

第一件事是平反东乡冤案。光绪元年，四川东乡知县孙定扬横征暴敛，贪赃肥私，激起百姓不满，纷纷进城“闹粮”，聚集县衙请愿，要求

减征。孙定扬向上谎报百姓聚众造反，四川提督出兵镇压，滥杀无辜四百余人。东乡案几经波折，沉冤难雪；东乡绅民推举代表进京告“御状”，又被囚于刑部大牢。东乡案发时，张之洞正好在四川学政任上，对案情多有了解，遂挺身而出，一日连上数道奏折，终使案情真相大白，主犯、从犯得到惩处，涉案官员多达数十人。最关键的还是第二件事：在继统问题上迎合慈禧，帮慈禧的忙。原来同治皇帝驾崩后，因为无子，按理说应该从近支侄辈中选择继承人，但那样一来，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，不好再垂帘听政、独揽权柄，所以慈禧就立了自己妹妹的儿子、同治皇帝的叔伯兄弟、醇亲王奕譞之长子载湉为光绪皇帝。慈禧的做法显然包藏私心，当年就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。到了光绪五年，御史吴可读以性命“死谏”，为先帝“争嗣”，再次在朝堂上引发轩然大波。张之洞揣摩透了慈禧的心思，看准时机上疏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，引经据典，旁征博引，认为“本乎圣意，合乎家法”，为慈禧打圆场解围。张之洞的马屁拍在了关节点上，他再次引起了慈禧的关注。这两件事使得张之洞迅速成为光绪初年政坛上兴起的新星。慈禧也投桃报李。机会终于来了，光绪八年，张之洞被授为山西巡抚，正式开始了他封疆大吏的官场生涯。几年后中法战争爆发，他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。在慈禧的提携和关照下，张之洞的仕途从此柳暗花明，一帆风顺。

跪的时间久了，张之洞膝下发麻，身上燥热，开始一阵阵地冒汗。他在心里暗暗叫了一声不好。原来张之洞有狐臭的老毛病，多年求医诊治均未见效。冬天里还不甚明显，一到夏天出汗就恶臭难闻。临来觐见之前，他本来是很用心地熏了香，无奈他没有李鸿章那样的马来亚进口盘香，加之此时朝服官帽紧紧地裹在身上，大殿里又不通风，张之洞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出现了。

果然，慈禧和光绪皇帝都嗅着鼻子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什么味儿呀，这么难闻？”慈禧说，掏出手绢捂着鼻子

“臣无意冒犯天颜，请皇上、皇太后恕罪！”张之洞吓得脸上变了色，赶忙禀明实情。

“……哦，原来是病。”慈禧宽容地说，“既然是病，那就怪不得你了。——给张大人安坐，掌扇。”

张之洞从地上爬起来，端端正正地坐下了。旁边有两名小太监打扇，

张之洞觉得身上的汗味收敛了许多。

接下来终于说到正题了。

慈禧问张之洞：“你是怎么想到要修芦汉铁路的？”

张之洞不慌不忙地回答说：“据臣所知，西洋各国无不以修铁路为富国利民大计，而非仅仅以应兵事。今日铁路之用首要当在经济。卢沟桥和汉口之间南北二千余里，腹地广阔，物产丰盛，无奈有大河横亘，峻岭阻隔，苦于无舟楫之利，自古以来交通不便。倘若芦汉铁路修成，南北通途，百业兴盛，人畅其行，货畅其流，实乃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！”

慈禧点点头，突然问：“你对津通路怎么看？”

张之洞迟疑了一下，“对中堂李大人的主张，臣不好妄加评议。”

慈禧：“你一直回避津通路，今天没别人，只管说。”

光绪皇帝帮腔：“但说无妨，朕恕你无罪。”

张之洞环顾了一下身边的太监、宫女。

慈禧让太监、宫女都下去了。“张之洞，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

张之洞沉吟着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津通路修成，京津间须臾可达，中堂李大人也离皇上、太后更近了。”

仿佛一记重锤敲进慈禧心里，她脸色凝重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按照李鸿章的吩咐，一连好多天，盛宣怀奔走于京师各大小衙门，为津通路游说、打点。李鸿章这次进京，有个重点拜访官员的名单，当然都是赞成津通路的人，其中科詹司道、御史言官类的由盛宣怀去见，王公大臣、军机大臣和六部堂官等则由李鸿章本人亲自去拜访。

说起来，常州府武进县盛家与合肥李家是世交。当年盛宣怀之父盛康在京中求学时，曾师从李鸿章之父文安公；盛康和李鸿章还有金兰之交。因此按辈分算下来，李鸿章是盛宣怀的世叔。盛宣怀实在不是个科举之才，二十二岁中秀才，此后连续三次乡试不中，从此死了科场之心，改弦更张，身怀经世致用之志，于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入李鸿章幕府，成为李鸿章洋务大业的得力干将。如果说李鸿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规划者，那么盛宣怀则是具体的组织和实施者，轮、电、矿各局都由他一手创建。这一年盛宣怀四十五岁了，入李鸿章幕府已近二十年，当直隶候补道也已多年，属于那种有差事无实缺的官员，虽然比干等着候补的官

员境况要好，但毕竟没有入官场正途。李鸿章好像看出盛宣怀的这种心思，不久前凭借盛宣怀的实干业绩，向朝廷保举他出任了山东青莱登道。这一年，是盛宣怀仕途上的转折之年。

现在，盛宣怀要去见李莲英了。

约见原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，除了要熟悉门路，还得提前预约。

琉璃厂东大街拐角处，有一间不起眼的小门脸，字号名“朝天阁”，它没有金碧辉煌的门饰，也没有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把门，更没有名人题写的金字号匾，整个是一间灰头土脸的小店，独处一隅，门前冷落，显得低调而冷清。走进店里去，货架上摆着的永远是那几样货色，没见怎么卖出去，也没见有新鲜的货色添进来。可别看这里生意不怎么样，它却是李莲英的对外联络站。熟悉门路的外官办事要走李莲英的路子，都是往这店里来，约个见面的时间、地点，然后花银子在店里办一份见面礼。说是办“见面礼”，实际上就是收银子，贿赂的银子滚滚而来，店里的货物却原封不动。名曰“朝天阁”，倒是颇有些名副其实。

盛宣怀青衣小帽，熟门熟路，在一天的午后走进了朝天阁。

“客官您来啦您吉祥！您要买点什么东西？小的伺候着您啦。”小伙计迎上前来，满脸笑容，热情而谦恭。

“有劳你们掌柜的出来。”

话音落地，门帘一挑，掌柜的已经从里间出来了。

“哎哟，原来是盛道盛大人驾光临了！有失远迎，失敬！失敬！”掌柜的打着拱，礼让：“盛大人，您请里间坐。”

里间是一间雅致的小客厅，盛宣怀和掌柜的坐下，小伙计进来奉上茶。

盛宣怀笑问：“有李大总管做后台，这店面里的买卖一定兴隆吧？”

掌柜：“大人您见笑呐，哪比得上你们外放的大人出息大呢？这年头宫里的太监清苦，大总管体恤我们，做点小买卖，给大伙挣点花销罢了。——哦对了，邸钞上发表了，盛大人刚刚放了青莱登道，要去烟台做官了？”

盛宣怀点点头，“有这事。”

“可喜，可贺！”掌柜的赶忙双手打拱，“这可是实缺道呀，恭喜恭喜！”